

留守

□张君燕

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文文瞪着眼睛睡不着觉。奶奶和弟弟大概是睡着了吧，在对面的床上发出轻微的呼噜声。

弟弟3岁多，正是好动的年龄，除了睡觉时安生一会儿，只要醒着，就满村跑。一会儿爬上台阶，一会儿又站在了河边，吓得奶奶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，生怕他不小心磕了、碰了。奶奶年龄大了，身体有些吃不消，中午弟弟睡着的时候，奶奶才能坐下来歇一会儿。文文心疼奶奶，赶紧给奶奶捶捶肩膀、揉揉腰。长年的劳作给奶奶留下了很多病痛，虽然奶奶不说，但文文知道。有好多次，文文看见奶奶扶着门框才能站起来。

奶奶欣慰地摸摸文文的头，把她揽在怀里，问：“妞妞，想不想爸爸、妈妈？”“不想。”文文靠在奶奶的胸口，摇了摇头。奶奶把她和弟弟照顾得很好，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，穿上干净整齐的衣服。其实也有一点遗憾，奶奶不会用智能手机，没办法和爸爸、妈妈视频；奶奶也不会骑车，没有办法带他们去县城里玩。

文文记得前两年爸爸、妈妈回来过年，带她和弟弟去了县城里的游乐场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别说弟弟不愿意回来，文文也流连忘返呢。县城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可乐鸡翅、红烧肉、油焖大虾、酸菜鱼……弟弟塞得满嘴都是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一家人笑弯了腰。

文文咂了咂嘴，那些鲜美的味道仿佛又在唇边了。奶奶不会做那些“高级”饭菜，爸爸、妈妈打来了钱，奶奶会去割些猪肉给他们炖肉吃。炖肉也很香，可文文还是会想念那些不一样的味道。妈妈说，她会做可乐鸡翅，也会做红烧鱼，等过几年她和爸爸挣够了钱，就再也不出去了，待在家里，天天做给他们吃。

文文坐起身，窗外的月色很亮，文文拿起一本书翻看。这些课外书是爸爸、妈妈寄来的，他们说，小孩子要多读书，读书有很多好处。文文才读了一页就读不下去了，里面有好几个词语她都不认识，她也不知道那些词语的意思。文文问过奶奶，奶奶也不认识。要是妈妈在身边就好了，妈妈肯定认识那些字。她可以躺在妈妈身边，让妈妈陪着她一起读书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在妈妈怀里睡着。

文文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照片，那是他们全家人的合影。照片上的文文比现在小很多，弟弟也刚出生不久。妈妈有一头漂亮的长发，文文随妈妈，头发特别多。爸爸又高又瘦，看起来还挺帅呢。近几年没见，不知道爸爸、妈妈有没有什么变化，文文不确定再见到他们时，是否能一下子认出来。有时候，文文甚至想不起来爸爸、妈妈的样子，她记得父母带她做过的事情，但他们的影像却是模糊的，只有在照片上，文文才能将爸爸、妈妈看得真切。文文曾无数次抚摸

这张合影，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她感觉自己能摸到妈妈滑溜溜的头发，还有爸爸高高的鼻梁。

当爸爸、妈妈突然站在文文面前时，文文一时愣在原地，双手局促地揪着衣角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；弟弟认生，更是吓得直往后退。直到爸爸、妈妈拿出带回来的玩具和零食，叫着他们的小名，弟弟才不再害怕，试探着走近爸爸，最后被爸爸高举起来骑在肩头。和照片里相比，眼前的妈妈黑了一些，也胖了一些，但脸上的笑容依旧亲切、温和，文文走过去，扑向妈妈张开的怀抱。

“爸爸、妈妈带你们去我们打工的地方，等开学再把你们送回来，好不好？”爸爸笑着问。弟弟拍着小手，高兴地蹦了起来。听爸爸说，那里有好玩的游乐场，有很多商店，还能吃上妈妈做的“高级”饭菜。

文文不吭声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妈妈拉起文文的手，问：“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想爸爸、妈妈吗？”“想。”文文飞快地回答。“那就好。”妈妈笑着说，“快收拾东西，跟我们走。”“我不走。”文文的声音很小，语气却很坚定。

爸爸、妈妈呆住了，他们不明白文文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很多孩子都盼着爸爸、妈妈带他们去打工的地方呢！文文看了看奶奶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我们一走，就只剩下奶奶了。我不想让奶奶一个人留守。”



烤红薯

□秦继利

周六休息，上午去菜市场买菜。天气寒冷，小风吹着，身穿棉衣也不觉得暖和。刚进入菜市场的大院，就闻到有烤红薯的香味，走了近百米看到一个烤红薯的小摊儿，烤炉炉体上写着“烤蜜薯”三个字，是用白粉笔写的，烤炉上方的平板上放着十几个烤好的红薯，有又大又长的，有中不溜的，也有稍微小一点的。烤好的红薯，皮起着褶皱，皮脱落处露出了红黄色的果肉，有的还流出了少许汁液。烤炉后面站着一位中年妇女，穿着红衣服，系着红围裙，在操持着。炉体有两层烤制用的篦子，烤着生红薯，热气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。

我问：“这红薯这么大，是本地红薯吗？”摊主说：“别看这么大，经过一个小时的烘烤就会小很多，这些蜜薯是外地产的，外地的蜜薯很甜。”说着，摊主指着烤炉上方平板上放的烤好的脱了皮的红薯，显然是在夸自己红薯的好，并介绍，蜜薯是红薯的新品种，含糖量高，营养价值也高。我问她干烤红薯多长时间了。她说，她是从周口来的，烤红薯有十七八年了，夏天卖凉皮，冬天卖烤红薯，刚开始干时，孩子才刚上小学，现在孩子都大学毕业了。现在自己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，卖东北水饺，也卖凉皮，天冷了，就在摊位旁边摆了个烤红薯摊儿，互相兼顾，两不耽误，还能多挣点钱。她说她认识我，说我以前在她的凉皮摊儿吃过凉皮，我说不记得了，不过应该吃过，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来菜市场，天热时也的确经常在菜市场买凉皮吃。

聊天期间，来这里买烤红薯的络绎不绝，有现场吃的，有往家捎的，有年长者，有年轻者，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，在家长的陪同下买了烤红薯，摊主微笑地说，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吃烤红薯，几乎每天都要来买。我听后觉得挺稀奇的。

其实，我也很喜欢吃烤红薯，尤其是在冬天，无论是在凛冽寒风中，还是在雪花飞舞中，路边烤红薯的香甜味在百十米远就能闻到，来到烤炉边，花几元钱买一个热乎乎、香喷喷、甜滋滋、美味可口的烤红薯，既能充饥，又可以驱除寒冷，热红薯暖手又暖心，红薯的香味馋嘴又馋心，烤红薯的品相既抢眼又勾心，要是不买就不想走。这吃烤红薯还真是一种享受呢！

很多年前，烤红薯都是用圆桶状的烤炉，烧的是煤炭，后来烧的是煤球，红薯放在炉体口，挨着炉壁摆成圆圈，再后来，为了环保，不让烧煤球了，都改成了燃气；炉体也发生了变化，成了方形，类似于烧烤饼，烤体分上下两层篦子，炉体上方平板上放着烤好的红薯，烤红薯的香甜味飘得更远了，看到这些味美、诱人的烤红薯，就更不想走了。

我在享受烤红薯满口香甜的过程中，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想法：在多元、包容、美好的城市生活中，烤红薯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景，等待着欣赏它的人，观赏者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温馨、暖心的风景。

陪伴的力量

□宋亦墨

我的曾祖母是一位坚强、聪明、善良、无比慈祥的老人。

她的一生，早年为全家辛勤操劳，中年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离别之苦。直到晚年，她在笔墨的陪伴下安闲自在，放下过去，活在眼下。岁月有变，不变的是曾祖母晚年享受生活的那一分安详、自然。

我的老家是沁河边的一个挺大的村庄，村里识字的人不多，会写字的人更少。我曾祖父会写字（我爷爷从小跟我曾祖父学写字），逢年过节或者谁家红白喜事，邻居都会请我曾祖父，或写联，或记账。总之，字面上的事都交给曾祖父。

来完成。在此过程中，我的曾祖母也自然陪伴在曾祖父身边，这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的陪伴。在这往返还复的陪伴中，我曾祖母也会时不时地拿起曾祖父的毛笔，像模像样地照猫画虎写起字来。这是曾祖母对曾祖父的心仪陪伴。

听我爷爷讲，我曾祖母勤俭持家，很会过日子。红薯、玉米面等我们现在觉得不好吃的食品，曾祖母总能以她的智慧把饭食做得花样翻新，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。就凭这一点，曾祖母又感受到了生活的陪伴。

陪伴我曾祖母一生的，还有不少痛苦的回忆。她中年时，先后送走了我的五爷、四爷，晚年时又送走了我的曾祖父、我的大

爷。作为生活在农村底层的曾祖母，这个时候只能是痛苦的陪伴。

曾祖母的晚年是在我们家度过的，我爷爷很孝顺，专门给我曾祖母准备了很多笔、墨、纸，让老人家练字。我和曾祖母一起生活过三年，依稀记得她从不在纸上写字，我家院里有一块青石板，常见她蘸点水，拿笔在石板上练字，每每看到她练字的情形，就会感觉到这样的时候才属于她自己，也许这时候陪伴她的，除了儿女，就是笔墨了。

我的曾祖母92岁那年离开了我们，在她这一生中，家人的陪伴让她幸福满足，也让岁月多了一分安宁，少了几分惆怅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
jzwbxq@163.com